

## 古韻脂真為微文變音說

龍宇純\*

脂真微文之分，雖經前人論定，但各家歸字，頗有不同，而又莫能究其原始。本文發現，除於個別古文字聲符之認定可以更定外，脂真微文之開合口結構性對立，實為四部分立根本所在。以脂真為微文之合口變音，則一切扞格渙然可解。文中一一論列，並附重訂四部諧聲表，以竟其說。

關鍵詞：上古韻部 脂微分部 真文分部 開合口 變音

---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 一、前言：脂真微文分四部的始末與是非

顧炎武《古音表·古音十部》<sup>1</sup> 中的「真、諄、臻、文、殷、元、魂、痕、寒、桓、刪、山、先、仙」<sup>2</sup> 第四，到江永《古韻標準》<sup>3</sup> 分作第四部「真、諄、臻、文、欣、魂、痕、先之半」，及第五部「元、寒、桓、刪、山、仙、先之半」，再到段玉裁分江氏第四部為「真、臻、先<sub>#</sub>」第十二，及「諄、文、欣、魂、先<sub>#</sub>」第十三，<sup>4</sup> 這一以 -n 為韻尾的大韻類，方始完成了分部工作。顧氏另一大韻類「支、脂、之、微、齊、佳、皆、灰、哈第一」，從段氏區分為第一部「之、哈」、第十五部「脂、微、齊、皆、灰、祭、泰、夬、廢」，及第十六部「支、佳」，又至王念孫分段氏第十五部為「至第十二」、「脂第十三」，及「祭第十四」，<sup>5</sup> 其分部工程也大致底定。但王氏至部僅有去、入二聲，和與其關係十分密切的脂部兼包平、上、去、入結構不同，顯然還有可以致力的地方。及至近人章炳麟從脂部分出了隊，又至王力先生分王氏的「脂、至」為脂、微、質、物，或如其弟子先師董同龢先生之分為脂、微，前述的缺陷乃得以彌平。

真與諄（諄或稱文，以下即用文稱）必得分為二部，可從兩方面看。一、《詩經》<sup>6</sup> 二部總數一百一十四次叶韻，除〈碩人〉的倩、盼，〈正月〉的鄰、云、慙，並自為韻，計真部七十八次，文部三十四次；其中鄰字見於奇句，或本非有意選擇的韻字，理應剔除不計；盼字从分，究為會意、形聲疑莫能定，屬元屬文非無可爭。然則真文之間，可視作並無合韻；即二者並計之，亦不過為例外而已。二、江有誥曾說：「真與耕通用為多，<sup>7</sup> 文與元合用較廣，此真文之界限也。」可見兩部的分立，是合乎事實的。至於王氏的「脂、至」當如王、董兩先生的劃分法，則唯有從其與真文的音韻結構著眼，始能看得真切。微部與文部是

<sup>1</sup> 顧炎武，《古音表》，收入《音韻學叢書·音學五書》（臺北：廣文書局，1966）。

<sup>2</sup> 舉平以賅餘調，下同。

<sup>3</sup> 江永，《古韻標準》，收入《音韻學叢書》。

<sup>4</sup> 段玉裁，《六書音均表》，收入《音韻學叢書》。

<sup>5</sup> 王念孫，《古韻譜》，收入《音韻學叢書》。

<sup>6</sup> 《詩經》以外的韻語，為免紛擾，一概不用。

<sup>7</sup> 上舉倩字以耕部青為聲入真部，即是一例。

一陰一陽兩個平、上、去聲搭配一個入聲的結構，脂與真的關係理應相同，不得如王氏所分，其一僅有去入二調。

從合韻來看，真文之間情形雖然楚漢之疆甚嚴，脂與微的糾結，卻緊密得難以分解。兩種計法：一是據《古韻譜》所收，去其不可信者，兩部叶韻總數約二百一十次，合韻之數五十；王力先生所計則是總數一百一十次，合韻二十六次，<sup>8</sup> 都居總數的四分之一，現象為其他各部間遠不能及。難怪王力先生雖是倡導脂微分部的第一人，也是最主要的一人，卻不免要說：「不把脂微分開，我並不反對，我所堅持的一點，乃在乎上古脂微兩部的韻母並不相同。」這種韻母的不同，當然不在介音，也必不在韻尾，而是應該如王先生所擬，為韻腹的相異。韻腹相異，當是韻部的不同，竟又說對不分部並不反對，可見其深陷於兩部間的頻繁交往、不能擺脫的困擾。後來先師增用了《廣韻》重紐的觀點，總算對脂微分部堅定了信念。然而《廣韻》重紐本與脂微分部了不相干，據重紐之不同以分脂微，將破壞諧聲系統，使从同一聲符的字古韻不得同部。對於古韻分部的建立，無論理論與作法都將引起莫大紛擾。這樣的觀點，實是犯了嚴重錯誤，詳見下文。那麼，脂微兩部如此親密的關係，有無特殊背景，便有加以注意的必要。

## 二、脂真微文四部在結構與諧聲上所存在的問題

脂真少合口，微文少開口，所顯示的結構性差異，應該是容易被發覺的。王、董兩先生離析《廣韻》或著眼相關各韻諧聲分布狀態時，都曾注意到開、合口的不同，卻不曾覺察出上古時期兩部結構的異樣。逕錄董師《漢語音韻學》<sup>9</sup> 中脂微兩部諧聲表如下，進行觀察。所以獨據此表，為的是王先生先後所作數表，內容不盡相同；先師書成於後，後來的理應居上。

脂部（平、上、去、入之間加◎以示，下同）：

|   |   |   |   |   |   |   |   |   |   |   |   |   |
|---|---|---|---|---|---|---|---|---|---|---|---|---|
| 妻 | 皆 | 厶 | 禾 | 夷 | 齊 | 眉 | 尸 | 夔 | 卟 | 伊 | 犀 | 犀 |
| ◎ | 几 | 豸 | 氐 | 滂 | 比 | 米 | 尔 | 豐 | 死 | ㄉ | 美 | 水 |
| 矢 | 兕 | 履 | 癸 | 攴 | 豕 | 匕 | ◎ | 示 | 閉 | 二 | 戾 | 利 |
| 希 | 棄 | 四 | 惠 | 計 | 医 | 繼 | 自 | 𠂔 | 寔 | 至 | 𧇖 | 季 |

<sup>8</sup> 〈靜女〉的美與煒實亦合韻，王氏誤計，應為二十七次。

<sup>9</sup> 董同龢，《漢語音韻學》（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8）。

◎ 悉 八 必 實 吉 戔 質 七 尸 日 栗 黍  
一 珰 畢 一 血 逸 抑 丿 失 頁 劍

微部：

飛 自 衣 裏 綏 非 枚 散 口 幾 佳 累 希  
威 回 衰 肥 乖 危 開 ◎ 鬼 晶 尾 虫 罪  
委 穀 火 卉 ◎ 與 貴 氣<sup>乞</sup> 无 胃 未 位 退  
隶 崇 出 尉 對 穎 內 孛 器 配 冀 耒 叡  
彖 畏 ◎ 卒 率 朮 出 兀 弗 叟 商 勿 由  
去 乙 乚 骨 帥 鬱

表中脂部僅夔、水、癸、惠、季、血六字讀合口，此外八字《韻鏡》亦見於合口轉，許慎說从八聲的穴字同讀合口，為次級聲符；<sup>10</sup> 微部開口字稍多，也不過衣、幾、希、開、乞、无、隶、器、冀、商、乙十一字；又无聲的既與愛，及散省聲的豈也屬開口，並為聲符。相對於脂部的開口音或微部的合音，究為少數。其中還有確實歸錯或可能歸錯的字，如夔、水二字王表歸在微部，隶字王表歸在脂部，便與先師不同，可見這些字的歸屬是否妥適，未必沒有可以討論的空間。至於為什麼會出現兩先生歸字的歧出？主因在分部之時，沿襲了自顧炎武以來所使用的一頭為古韻語，一頭為《廣韻》的集體作業，對個別字的實況沒有仔細推敲。王氏便說過這樣的話：「關於脂微分部，我們用不著每字估價，只須依《廣韻》的系統細加分析，考定某系的字在上古當屬某部就行了。」但這樣的「細加分析」，難保不會出現粗枝大葉不能防範的疏忽，而由上古至中古也可能發生不規則的字音變化，想要滴水不漏，恐是十分不易的。因此，如王先生訂定的分部三標準：

- 一、《廣韻》的齊韻字屬於江有誥的脂部者，今仍認為脂部。
- 二、《廣韻》的微、灰、哈三韻字屬江有誥的脂部者，今改隸微部。
- 三、《廣韻》的脂、皆兩韻是上古脂微兩部雜居之地；脂皆的開口呼在上古屬脂部；脂皆的合口呼在上古屬微部。

能否將應屬脂或微部的字完全處置得當，不免令人懷疑。譬如惠字《廣韻》音胡桂切，王表收於脂部，合其所揭第一標準。但《詩經》與惠字叶韻的，除脂部字

<sup>10</sup> 表下分入《廣韻》字例中正有穴字。



外，有不確知屬脂部的，也有確知屬祭部的，祭是較近於微的韻部；从惠聲的穗字更明為自幽部轉微部采字的俗書，與穗叶韻者有全屬脂部的，也有僅見於微部的，並詳見下。究竟惠字歸脂歸微，顯然還需有其他標準以為遵循。又如隶字，《廣韻》音羊至切，王表歸脂部，與其第三標準相合。《廣韻》云：「又音代」，依此音，合於第二標準當入於微，先師正歸隶字於微部。更看隶聲之字，殸字羊至切，𪔐字虛器切，𪔑字息利切，並合於入脂部條件；逮字徒耐切，𪔒字他內切，又他沒切，𪔓字力遂切，又並合於入微部條件。顯見王先生的三個標準，無法處理這樣的問題，不能為隶聲之字在諧聲表中給予明確適當的位置。更如癸聲，王表列在脂部，其字居誅切，分明與第三標準相違背；先師取決於重紐觀點，同收於脂部，也不成理據，說見下方。另一方面，自從段玉裁發現，「一聲可諧萬字，萬字而必同部」的道理，於是大家都知道，言古韻離不開諧聲字，紛紛撰作諧聲表，以展現各自的韻部內容。對於諧聲字的認定，通常只知有《說文》，奉之惟恐不謹；即使偶有所疑，一般治音韻的並不兼治文字，也便無可如何。譬如兩先生歸尾聲於微部，歸犀聲於脂部，《說文》云犀从尾聲，形成矛盾。先師說：「我的朋友張苑峰先生說，犀字可能是從牛從尾會意。」但凡牛都有尾，何以犀字从尾可以別於他牛？這樣的解釋並不能視為已經解決問題。又如讀白為堆，於是據《說文》「自聲」之說，歸、帥二字都與自字同屬微部，表面上絲毫無破綻。然而，何以歸與自聲母有見、端之隔？金文帥字何以與自字絕不相同？更基層的問題，何以甲骨、金文自字讀與師同，而師字古韻別屬脂部？如上所言，脂微兩部不僅音韻結構基本相異有待說明，兩先生諧聲表所代表的韻部內容，也有必要細加檢視。

再看真文二部。

#### 真部：

|   |   |   |   |   |   |   |   |   |   |   |   |   |
|---|---|---|---|---|---|---|---|---|---|---|---|---|
| 秦 | 人 | 頻 | 寅 | 𡗗 | 身 | 旬 | 辛 | 天 | 田 | 千 | 令 | 因 |
| 真 | 勻 | 臣 | 民 | 𡗗 | 申 | 玄 | ◎ | 巧 | 扁 | 引 | 𠂔 | 尹 |
| ◎ | 葬 | 信 | 命 | 𡗗 | 𡗗 | 印 | 疋 | 佞 | 晉 | 奠 | 闔 |   |

#### 文部：

|   |   |   |   |   |   |   |   |   |   |   |   |   |
|---|---|---|---|---|---|---|---|---|---|---|---|---|
| 塵 | 屍 | 昏 | 𡗗 | 豚 | 辰 | 先 | 困 | 春 | 屯 | 門 | 分 | 孫 |
| 賁 | 君 | 員 | 𡗗 | 昆 | 臺 | 𡗗 | 川 | 雲 | 存 | 巾 | 侖 | 董 |

|   |   |   |   |   |   |   |   |   |   |   |   |   |
|---|---|---|---|---|---|---|---|---|---|---|---|---|
| 壹 | 文 | 豕 | 軍 | 斤 | 𠂔 | 熏 | 筋 | 飧 | 𧈧 | 尊 | 𠂔 | ◎ |
| 盾 | 彡 | 豕 | ㄣ | 壺 | 丨 | 本 | 允 | ◎ | 艮 | 刃 | 寸 | 囙 |
| 奮 | 胤 | 薦 | 容 | 困 | 𠂔 |   |   |   |   |   |   |   |

真部僅有𠂔、勻、勻、玄、尹五字爲合口音。文部亦如微部，開口字較多，卻也僅有塵、辰、先、巾、堇、豕、斤、筋、𠂔、彡、豕、ㄣ、丨、艮、刃、胤、薦、𠂔等十八字，爲合口的二之一；其中塵、𠂔本應入真部，ㄣ與丨不爲字，𠂔也可能僅見於偏旁，豕非豕字聲符，都不應計入，開口實居合口的三之一。真文兩部形成開、合口結構性的音韻不同，同樣是十分清楚的。

### 三、脂真微文四部中問題字的檢討

以下，即針對四部中所收有問題諸字分別提出討論。首先是屬於脂部的：

#### (一) 夔字

此字王表見於微部，理據如何，未見說明，或只是適焉與所定第三標準相合。先師同樣沒有說明歸脂部的原因。《廣韻》夔與達同切，韻圖列達於三等，其四等重紐葵字先師既列於脂部，此明與其脂微分部的重紐觀點相左。只是重紐的存在，本與脂微分部不生關聯，不能因爲葵字已在脂部，便爲夔字當入微部之證。實際夔葵二字都不應歸入脂部，後者說見下。夔字不見於《詩》韻，《書·舜典》「讓于夔龍」，《水經注·江水二》夔字作歸。《左傳》僖公二十六年「楚人滅夔」，《公羊》夔作隗。《山海經·中山經·中次九經》「岷山……多夔牛」，夔牛即《爾雅·釋畜》的犂牛。犂从魏聲。歸、鬼聲並在微部；魏字《說文》作隗，以委爲聲，委从禾聲，本在歌部，後亦入微部。然則夔字當以入微爲是。

#### (二) 水字

〈敝笱〉叶唯、水，二字《廣韻》同入旨韻，爲一可確定水字當歸入微部的韻例。〈鄭風·揚之水〉：「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唯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迂女。」〈沔水〉：「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駛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清儒類以水與弟或水與隼、弟爲

韻，弟字屬脂部，大抵即先師入水字於脂部的依據。但前者第五句言字不韻，二章一、三、五句與此章文字全同，二、四、六句因韻易字，參考〈王風·揚之水〉各章一、三與二、四句文字同異，知此詩水、弟字並非有意選擇的韻字。清儒因不別脂、微，又未細繹韻例，致此誤解。後者也從一、二兩章語句結構的同異觀察，知僅以一、三兩句水字隼字韻，五句弟字亦非韻字。《說文》隼爲雛字異體，雛本作隼，見《爾雅·釋鳥》「隼其，鵠鵠」，及〈四牡〉「翩翩者雛」《釋文》。因隼字恆見爲一般鳥稱，或於隼下施橫作𠂔以別，或於隼字左側加鳥爲雛，其先當有陰聲一讀，故與水字爲韻，後則但傳下陽聲思允切一音。王先生《韻讀》不錄兩詩弟爲韻字，<sup>11</sup> 其見是；不以隼、水字爲韻，則於隼字之從來未多留意，又忽略〈沔水〉一、三兩句之駢驢結構，成智者一失。《說文》云：「水，準也。」以準爲水字聲訓，從知即使如隼字的陽聲讀法，仍可以叶水字。《說文》又云：「瘡，孰寐也。从瘡省，水聲。讀若悸。」悸从季聲，古韻屬微（詳見下），並見水聲應改入微部。

### （三）癸字

癸聲王表亦見脂部，明與其第三標準脂韻合口字入微部相柄鑿。癸字不見於《詩》韻，癸聲之葵於〈板〉詩叶憐、毗、迷、尸、屎、資、師七字，屢爲王先生所引，以見脂與微當區分爲二，或許便是王表必以癸聲入脂部的道理。但如果是因爲七字皆脂部，所以葵也屬脂部，則並沒有這樣的邏輯。一個十分清楚的例，〈閼宮〉以一個侵部的綬字叶十一個蒸部字，卻是事實。反過來想，一章韻字多達八個，說其中可能有用出了韻的字，還似乎合理一些。此外，〈采菽〉叶維、葵、臄、戾，〈采薇〉叶騃、依、腓，〈六月〉叶棲、騃，〈烝民〉叶騃、啍、齊、歸，〈桑柔〉叶騃、夷、黎、哀，〈節南山〉叶惠、戾、屈、闕、夷、違，無論以癸聲入脂入微，都是合韻多於純韻，無助於歸部的認定。王先生又分〈節南山〉前四字屬質爲純韻，後二字始爲合韻，想來也是爲增加純韻的次數，以利於癸聲的歸部。姑不論其中惠字是否應屬於質，據此詩一、二、三、六、七、八、九、十各章一韻到底，四章以一、二句與下六句分韻，此第五章亦正上二下六別韻，以見其說不然。先師以癸聲入脂部，則用的是重紐觀點，詳見《上

<sup>11</sup> 王力，《詩經韻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古音韻表稿》。<sup>12</sup> 但癸及癸聲的葵、睮雖同見於韻圖的四等，與葵字對立的三等，也有癸聲的戔、睮、睮、倅，其中睮字兼賅三、四等兩音。不僅如此，陽聲部分，真韻民、泯與珉、篴對立，因與瞽對立，軫韻泯、篴與敗、愍對立，其中篴字亦兼三、四兩等之讀；入聲質韻也有蜜與密的對立，充分表示，破壞諧聲的重紐觀點必不可行。今以《周禮·冬官·考工記·玉人》：「杼上終葵首」，鄭《注》云：「終葵，椎也」，《說文》更說：「椎，齊謂之終葵」，終葵與椎是徐言疾言之別，葵椎當同在微部。又《說文》云：「芹，楚葵也。」芹與葵一語之轉，但有開合、陰陽的不同，對於葵字的歸部，應亦能提供助力。然則古韻癸聲當在微部。

#### (四) 惠字

王表亦列此於脂部，與其第一標準合。〈節南山〉叶惠、戾、屈、闕、夷、違，〈瞻卬〉叶惠、厲、療、屈。前者闕、違字屬微部，屈从由聲，由與塊同字亦屬微部。後者厲、療字屬祭部，祭與微近而遠於脂。宜以惠字入微部。惠聲之穗爲采字漢時俗書，〈黍離〉叶穗、醉，〈大田〉叶稭、穉、穗、利，<sup>13</sup> 醉字屬微，餘並屬脂，無以定其韻部所在。但采爲褒字聲符，褒與袖同，古韻本在幽部，轉音入微，說見拙文〈上古音芻議〉。<sup>14</sup> 幽部字無轉入脂部者，以知惠聲當在微部。

#### (五) 季字

王表此字亦見脂部，明與其第三標準不合。《說文》季下云：「从稚省，稚亦聲」，兩先生蓋即據稚聲入季於脂。但稚季聲母相遠，韻亦開合不同，許說不足爲憑。當即以禾爲聲，本在歌部，轉音入微，與委字从禾聲由歌入微行徑相同；中古入至韻，亦與妥聲之綏入脂韻同。〈皇矣〉叶季、對，〈陟岵〉叶季、寐、棄，對字屬微部，寐从未聲亦微部，《廣韻》季、寐同隸至韻四等，是季字原在微部之證。季聲之悸〈芄蘭〉叶遂字，遂亦在微部。

<sup>12</sup> 董同龢，《上古音韻表稿》（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44初版，1967）。以下簡稱《表稿》。

<sup>13</sup> 穗原當作采，漢人易為穗字。

<sup>14</sup> 龍宇純，〈上古音芻議〉，原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9.2(1998)：331-397，後收入氏著，《中上古漢語音韻論文集》（臺北：五四書店，2002）。

## (六) 八字

王表字在物部，見《漢語音韻》<sup>15</sup> 及〈古韻脂微質物月五部的分野〉，<sup>16</sup> 而未言其故。字不見於《詩》韻。《說文》：「汜，西極之水也。从水，八聲。《爾雅》曰：西至於汜國，謂之四極。」今〈釋地〉汜作邠，邠从分聲古韻屬文，八當屬微部入聲。王表入物爲是。《說文》又云：「朮，艸木盛朮朮然也。象形，八聲。讀若輩。」八聲之說不必信實，但八朮音近可從知。輩从非聲屬微部，朮聲的旆〈出車〉叶瘁，〈生民〉叶稷，又孛聲的悖〈桑柔〉叶隧、類、對，五者並微部字，亦見八聲應屬於微。

## (七) 穴字

先師諧聲表脂微兩部不見此字，疑據《說文》含在脂部八聲之內，《表稿》則明收於脂部。經考八聲屬微，則穴字亦應入微。但八與穴聲母不相及，朱駿聲說爲「象嵌空之形」，由金文作𠂔看來，其說疑是。王表見於質部，與八聲在物部不同，〈大車〉叶室、穴、日，〈黃鳥〉叶穴、慄，〈縣〉叶颺、漆、穴、室、日、慄，所與叶韻之字同在質部，或是王表依據所在。〈抑〉：「回遹其德」，韓《詩》適作沘，沘从穴聲。論理經傳異文相當於文字異體，音應相同；叶韻則容可以爲音相近，《詩經》韻脂微兩部每每相叶，便是證明。適字《詩經》用作語詞，與聿通，於《說文》爲曰聲之吹，而驕亦作驕；又《爾雅·釋訓》：「不適，不蹟也」，不適即〈日月〉「報我不述」的不述，喬聲、聿聲、曰聲、兪聲古韻並在微部，是穴聲在微部之證。《詩經》穴字一體與脂部字叶韻，原不過適巧未遭遇微部字而已。而〈晨風〉云：「𪔐彼晨風，鬱彼北林」，以𪔐、鬱爲句首韻，亦不謂無穴聲字韻微部字之例。韓《詩》𪔐作鵲，更分明穴聲之𪔐與喬聲同部。又穴閱一聲之轉，「蜉蝣掘閱」猶言「蜉蝣掘穴」，閱在祭部，祭微音近，亦見穴聲應在微部。

<sup>15</sup> 王力，《漢語音韻》（香港：中華書局，1984）。

<sup>16</sup> 王力，〈古韻脂微質物月五部的分野〉，收入北京大學中文系編，《語言學論叢·第五輯》（上海：新知識出版社，1963）。



## (八) 喬字

此字先師諧聲表未列，蓋表依江表而作，江表但於肉下云「喬从此」，是以不見喬字。《表稿》則明收喬聲字於脂部，而後先不一。王表字見物部，注云：「喬从肉聲，肉，女滑切。」<sup>17</sup>以喬聲入物部是，《說文》肉聲則不足據，詳前條說穴字。

## (九) 血字

王表見質部，與先師歸脂部同。〈雨無正〉叶血、疾、室，〈蓼莪〉叶恤、至，〈桑柔〉叶毖、恤、熱。其中疾、室、至、毖並屬脂部，熱雖屬祭部，由於脂、祭非絕不可叶韻，如〈正月〉以結叶厲、滅、威，使血字成為唯一看不出不同屬脂部的合口字。但有穴字的經驗，血字亦未必不可能本仍在微部。《易·渙》叶血、出，出便分明為微部字，因為本文限定叶韻資料但取《詩經》，只於此提及，不作堅持。

微部十一個開口聲符字，沒有可以證明為歸錯部的，既、愛、豈三字亦然。器、乙二字先師依其屬三等重紐的觀點歸在微部，卻大可為喬。王表便都分在質部。雖然也未見提出積極理由，只是據分韻第三標準而適巧如此，至少表示二者究應如何處理，未嘗不可容許仁智不同。討論如下：

### (一) 器字

此字不見於《詩》韻，也沒有異文、假借等資料可用。《表稿》〈脂微分部問題〉<sup>18</sup>根據至韻重紐：器字與祕、漚、備、郿、媿、匱為類，見於三等；棄字與痹、屁、鼻、寐、季、悸為類，見於四等，從古韻看，其中備與鼻是之部與「舊脂部」的對立。參考脂韻三等的丕、邳、逵對四等的紕、毗、葵，旨韻三等的鄙、否、軌對四等的匕、牝、癸，都是之或幽部與「舊脂部」相對。於是定出了與備字對立的重紐字痹、屁、鼻、寐、季、悸等古韻屬脂，與備字同類的祕、漚、郿、器、媿、匱等古韻屬微。但從理論上講，所謂「舊脂部」，是包括新的

<sup>17</sup> 見王力，〈古韻脂微質物月五部的分野〉。

<sup>18</sup> 參見《表稿》，〈四、元音系統·脂微分部問題〉。唯《表稿》原文痹與祕、鼻與備、寐與郿三四等誤置。



脂部和微部在一起的大渾沌，新的脂部和微部如何區隔，提不出明確合理的依據，僅從與之、幽的對立著眼，是分別不出孰為脂、微的。是故如本文所考，葵、癸、季、悸等字分明屬微，寐从未聲，也不得不與未字同在微部；<sup>19</sup> 而鼻从鼻聲，也明不得與鼻字異地而處，<sup>20</sup> 郛从眉聲，亦不得與眉字分居兩地。<sup>21</sup> 然則以重紐的對立作為脂微分部的標準，不僅無法達成目的，由於時時與諧聲系統背道而馳，等於否定各家和自己所作諧聲表存在的意義，同時也使得憑藉《詩經》叶韻，加上《說文》諧聲所建立起來的古韻系統遭受瓦解，這影響實在是太大了。王表器字收見脂部，合於其分部第三標準，雖然沒有任何證明，無疑是可取的。至於器、棄二字古韻同部，中古同韻，何以有三、四等重紐的不同？此本無關於韻部之分，只不過原有分屬丙類韻和丁類韻的差異，也便是有介音 -j- 和 -i- 的區別。珉與民、醫與因、密與蜜，以及音愔、邑揖、淹慊、軟壓的歧分，道理也都相同，論其韻部，全部只有一個。古韻每一個韻部最多可以包含甲、乙、丙、丁四韻類，說詳拙文〈上古音芻議〉。

## (二) 乙字

此字先師見微部，用的也是重紐觀點。乙、一二字《廣韻》同在質韻，而有不同反切，韻圖分見影母三、四等。一字古韻屬脂，有〈素冠〉叶韡、結、一可證，故以乙字隸於微部。上文已兩次論此觀點不可取。《詩》韻無乙字，〈高唐賦〉叶室、乙、畢，其韻在脂部應可參考。《說文》失字說以乙為聲，其字兩先生並收在脂（質）部。失聲的秩字，〈賓之初筵〉、〈嘉樂〉分叶抑、怵或抑、匹，是其韻屬脂部之驗。失與乙聲母不相及，許說諧聲雖可疑，因其說必建立在韻母之上，不影響其對乙字歸部的參考價值。王表正收乙字於質部，合其分部第三標準。至於乙、一二字屬對立的重紐，原亦只是與音愔、邑揖等相同，有介音的差別，與脂微之分了無所關。

還有幾個字，不一定涉及脂微的音韻結構，是否應收在微部，仍有說明的必要。

<sup>19</sup> 《表稿·表15.2——微部陰聲合口》正列寐字於微部，成為前後不一。

<sup>20</sup> 《漢語音韻學》於微部分入《廣韻》各韻例字中列鼻字，與《表稿·脂微分部問題》相抵觸；而《表稿·表15.2》以鼻、鼻二字同列於微部，又復先後反覆。

<sup>21</sup> 《表稿·表17.1——脂部陰聲開口》郛、眉二字同列脂部，再一次自我抵觸。

## （一）自字

首先是未列入十一字中的自字。全依《說文》以來的共識，自義爲小阜，篆文與阜字但有繁簡不同，歸、追、帥字並从自爲聲，自便是通行的堆字，一切都無疑義，自應隸自於微部。據甲骨、金文，則自與阜形無所同，其音義同帥字；歸與追从自爲義符，表人眾之意；帥則本不从自，其字作𠂔，爲巾在門右之形，與悅同字，古韻原在祭部，借用同率，方屬微部。自應依帥字入脂部。

## （二）隶字

隶字，王表屬脂。《說文》：「隶，及也。从又，尾省。又持尾者，從後及之也。」又：「逮，唐逮，及也。」二字不僅義同，又並音徒耐切；<sup>22</sup> 而及下收古文作𠂔，即於隶字尾形上端冠了羊角。及字音其立切，與隶、逮音徒耐切爲一語之轉，所以𠂔又爲及的古文。情形可以參看眾字。眾本是泣的初文，音去急切，借用爲及字音其立切，相傳有徒合切一讀，即其立切的轉音。《說文》：「𠂔，眾詞與也。」𠂔爲眾的變形，音其冀切，即其立切轉入微部的讀音。據〈桑柔〉叶逮、愛，〈晨風〉叶棣、榘、醉，以及𠂔與莅同字，爲侵部「臨」的入聲「立」轉音入微而加隶爲聲，可見隶聲應以歸入微部爲是。

## （三）畀、鼻等字

據《說文》以來說，畀从由聲，鼻从自畀會意，清儒或謂畀亦聲，則由、畀、鼻三字應同部。《表稿·表15.2》及〈表15.4——微部入聲合口〉並列三字於微部，與上述所說全合。《漢語音韻學》則列由於微，列畀於脂，又於微部流入《廣韻》各韻例字列舉鼻字，與前述關係全相異。《表稿·脂微分部問題》則據重紐觀點列鼻字於脂，列鼻聲的滂字於微，復與前二者不盡相同。今以爲諧聲系統不可破壞，許君以來誤說也不應墨守。義爲鬼頭的由字古經傳不見，依相傳分勿、敷物的讀法，古韻應屬微部。此字重要性不大，王先生先後所爲諸諧聲表不列此字，所見蓋如此。畀字許君說其義爲「相付與之約在閣上也」，从刀由聲，此依付與之義附會爲說。比較矢字小篆畀字作𠂔，甲骨文作𠂔，則小篆畀字作𠂔，明是甲骨文𠂔的變形，唐蘭說以爲《周禮·司弓矢》四矢之一瘠的象形初

<sup>22</sup> 《廣韻》至韻羊至切隶下云：「及也，又音代」。

文，確不可易。據〈干旄〉叶紕、四、昇，《廣韻》昇痹同必至切，應以昇聲入脂部爲宜。〈小弁〉叶嘽、潁、屈、寐，〈采芣〉叶潁、嘽、咽、寐，並是脂微合韻。王表正從其分部第三標準入昇聲於脂部。鼻與自不僅意義相同，《廣韻》同在至韻，同屬四等，且同爲全濁聲母，疑本是一語，原讀 zbh- 複母，後變爲單一聲母的二音，爲區別字形，於自下加昇聲爲鼻字。與喪亡、命令由一字一音變爲二字二音基本上是相同的。鼻應與昇同屬脂部。

真部合口呼的尹聲應改隸文部，玄、肅二聲列真部無可疑，情形卻也值得注意，分述如下。

### (一) 尹字

尹字王表先後收真收文不一。《漢語音韻》列尹聲於文部，並加注云：「尹聲有君。」《詩經韻讀》則尹聲在真部，君聲別見於文部，與先師處置相同。君聲屬文無可疑，《詩》韻君字群字並可爲證。《說文》君下云从尹口，段《注》加云：「尹亦聲」。照過去「喻四歸定」的說法，尹與君聲母相遠。從我擬上古喻四爲 zɦ- 複母，君字「尹亦聲」說成爲可能，舉从與聲、姬从臣聲等例不爲少。《荀子·大略》「堯學於君疇」，《韓詩外傳》卷五、《新序·雜事第五》、《漢書·古今人表》並作尹壽。然則尹字古韻當在文部。

### (二) 玄字

玄字胡涓切，从玄聲的弦、佺、肱三者同音，又鉉字胡吠切，炫字黃練切，並讀合口。許君同說爲玄聲的弦字，則讀胡田切爲開口音，又不僅从弦聲的茲、慈、姦、越四者同音，上文所列佺、肱二字也又音胡田切，又輗字古賢切，《集韻》鉉字又音居閑切，弦字也有胡千切一讀，胡千同胡田。這現象於諧聲字中是極爲罕見的，是否表示玄字其先本讀開口音，合口是後來的變讀？

### (三) 肅字

肅字烏玄切，肅聲的遯、齏同音。齏的或體卻以因爲聲，作瞽或咽，有烏玄、於巾二讀；籀文咽字从肅聲作𠂔，且僅有於巾切一音。瞽爲鼓的狀聲詞，也許本有開、合口兩種不同摹擬，其先本各爲字，後始混讀不別。咽本作𠂔，除說肅字始讀開口，似乎沒有更好的解釋。

文部二字應改入真部：

### (一) 塵字

王表此字即在真部，《表稿》亦於真部收塵字。〈無將大車〉叶塵、底。馬瑞辰以《釋文》底字音都禮反爲非，其說云：「底當讀如疹，故與塵爲韻，猶《說文》趁讀若塵也。三家《詩》蓋有作疹者，張平子〈思立賦〉思百憂以自疹，正用此詩。」所言甚是。今天治《詩》的人似乎不見採用。唯又云底亦可作底，則不知氏聲古韻屬佳，與氏聲屬脂不同，成爲蛇足。今謂疹底一語之轉，此書疹爲底，猶〈小旻〉以集爲就，〈雨無正〉以答爲對，當以塵字改入真部。朱駿聲以陳有久舊義爲塵字之借，〈何人斯〉叶陳、身、人、天，《廣韻》塵、陳同直珍切，也可見以塵字入真部爲是。

### (二) 𠂔字

《表稿》於真部收𠂔及𠂔聲諸字，與《漢語音韻學》先後不同。王先生《漢語音韻》與《詩經韻讀》兩表亦入真入文不一。《說文》蝨从𧈧𠂔聲，段《注》云：「古假幾瑟爲蝨蝨」，《國策·韓策》有公子幾瑟，瑟字古韻屬脂部，是𠂔聲在真部之證。《廣韻》𠂔、訊、迅、汎與信字同音，後世諸字始變讀爲合口。

此外，乚、丨、冫、豕僅見用爲文字部件或偏旁，不爲字，應自表中剔除，略予說明。

### (一) 乚字

《說文》以乚爲部首，云：「乚，匿也。象𠂔曲隱蔽形。讀若隱。」古書不見使用此字。《說文》乚部收直字，云从乚字會意，惠字又从直會意，而德以惠爲聲，見於金文德字从直的部分無有从乚者。金文廷字从乚，與小篆直字所从相同，小篆則變爲从𠂔。其餘《說文》說爲从乚的亡字和𠂔<sup>23</sup>字，見於金文則與乚不必同形。可見許君所說的乚字確爲可疑。漢人解字往往誤析文字中筆畫爲文字，此其一例而已。

<sup>23</sup> 相傳音胡禮切，與𠂔音府良切者異字。

## (二) 丨字

《說文》云：「丨，上下通也。引而上行讀若凶，引而下行讀若退。」照許慎的意思，應分收真部或微部。但所謂引而上行與引而下行，分明是書寫文字運筆時的狀態，不合對書寫完成的文字說話，其非文字可從知。更據部中所收中字來說，「中，內<sup>24</sup>也。从口丨，下上通也」。口與丨於中字都只是構成文字的線條，不為字，可以見出漢儒解字的錯誤觀念。

## (三) 𠂔字

《說文》云：「𠂔，歸也。从反身。」此字不見於古經傳，只於殷字偏旁一見。許君說殷的本義為「作樂之盛稱殷」，如何以義為歸的𠂔字會意，殊難索解。其音於機切，蓋即據殷字為讀，<sup>25</sup>「壹戎衣」即壹戎殷，可為其證。

## (四) 豨字

《說文》：「豨，二豕也。闕。𠂔从此」本與「𠂔，二入也。𠂔从此。闕」、「棘，二東也。𠂔从此。闕」、「所，二斤也。闕」、「屾，二山也。凡屾之屬皆从屾。闕」等一例，即於分析𠂔、𠂔、質、𠂔而來，闕本謂不知其音。後人據𠂔字讀豨字，於是收豨於文部。金文𠂔字作𠂔或𠂔，从二𠂔會意。小篆譌二𠂔為二豕，譌火為山，遂為𠂔字。《說文》有𠂔字，下引「虞書曰𠂔類于上帝」，今《堯典》𠂔作肆，是豨字不在文部之證。

## 四、脂真為微文變音說

根據上文的論述，脂部可以說一無合口音字，微部則僅有少數開口音字，形成幾乎為開、合口互補的狀態；真部與文部情形也大致相同。這一現象，我在近作〈古文字與古經傳認知之管見〉<sup>26</sup>中，曾為矜字的古韻歸部指出，脂真應為微文的變音。文中論及矜字的狀況，重點如下。

<sup>24</sup> 原誤作肉或而，依段《注》訂。

<sup>25</sup> 似可謂殷从𠂔聲，無奈𠂔的音義終不可考。

<sup>26</sup> 龍宇純，〈古文字與古經傳認知之管見〉，收入張光裕等編輯，《第四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03）。又收入《世新中文研究集刊》2(2006)。



《說文》：「矜，矛柄也。从矛。今聲。」大徐居陵切，又巨巾切，小徐機仍反，機仍同居陵。兩音與今聲都不相合。段玉裁據漢隸矜字作矜，主張當从令聲，為學者所從，許為不刊。到上世紀七〇年代出土戰國時文物，不僅矜亦作矜，提早了例證的時代；還見有書作矜字的，由於命令二字出於一源，更等於保障了矜字从令的可信度，使段說的說服力愈益加強，許慎以來的今聲說似乎應當放棄。

從另一方面說，諧聲字來母率自成一類，除涉及複聲母外，從來母為聲的字類讀來母，所以以令為聲的除去命字，沒有不讀來母的。反過來看，矜字一無讀來母的跡象。〈鴻雁〉：「爰及矜人」，毛《傳》訓矜為憐，《論語·子張》：「哀矜而勿喜」，哀矜猶哀憐，似乎矜便讀同憐字。《爾雅·釋訓》：「矜憐，撫掩之也」，矜與憐連讀，以見矜自矜，憐自憐，二字音不得相同。且以矜从令聲，不僅聲母與見母群母的讀法不相合，令聲古韻不出真耕二部，真耕之字不得入蒸韻，是其韻亦不侔。反之，矜从今聲，聲母洽適固不待言，韻母亦無論入蒸韻或真韻，其演變之跡，也都斑斑可考。

《廣韻》真韻：「矜，矛柄也。古作矜，巨巾切。」又蒸韻居陵切：「矜，本矛柄也，巨巾切。《字樣》：借為矜憐字。」這是說矜字本音為巨巾切，借用言矜憐音居陵切。但矜字既以今為聲，其本音應同琴字巨金切，借音也應同今字居吟切，巨巾、居陵必是其變音。〈無羊〉：「矜矜兢兢」，狀羊群下山互相排擠奪路前進的樣子，矜矜與兢兢為一語之轉，義同而音異，是矜不得與兢同音居陵切，而為其本有居吟切一讀之證。《論語·衛靈公》：「君子矜而不爭」，與「群而不黨」相對為文，猶言「競而不爭」，矜字無論讀同〈無羊〉的矜字居吟切，或讀同兢字的居陵切，都足以表示矜字原當以今為聲。

侵部居吟切的矜，可以轉入蒸部為居陵切，我曾經列舉出三種現象說明。其一諧聲：如朕字本在侵部音直稔切，从朕為聲的字多入蒸登韻，其中騰騰二字更兼有直稔、徒登二音。其二叶韻：〈小戎〉以音叶弓、騰、興，〈閼宮〉以綬叶崩、騰、朋、陵、乘、騰、弓、增、膺、懲、承，〈大明〉以興叶林、心。其三轉語或異文：如段玉裁《六書音均表》所舉曾皙、興廐、戴勝戴任、仍叔任叔等相轉相同的詞例。

侵部巨金切的矜，可以轉入文部為巨巾切，我列舉出朕、眾等字作說明。朕字本音直稔切，轉入文部音直引切。眾本作𡗗，見甲骨、金文，為泣字初文，音去急切。借用為及字音巨立切，轉入微部音其冀切，即篆文𡗗字，通常書作暨。



其立切音變為徒合切，轉入微部為徒耐切，與《說文》訓及的隶字實為異體，又由其冀切變讀為合口，而為裏、𩇛、鰥、𩇛等字的聲符。矜字巨金切，與眾字其立切互為平入，兩者轉入文或微部為巨巾或其冀切，互為平去，<sup>27</sup> 矜又與眾聲的鰥字通用不別，《集韻》居陵切且收由矜字變化而出的稌寡字。這一切都充分說明矜字本从今聲，換作令聲，上述無論聲母韻母各種現象都不可能出現。此外，如內字具奴荅、奴對二音，荅與對為轉語，〈雨無正〉「聽言則荅」更以荅為對字，與退、遂、瘁、粹等字叶韻，以及臨、立、莅與矜、眾、𩇛為完全平行的語音轉變現象，在在都顯示矜字仍應以《說文》作矜為是，作矜作矜的終不過為文字的譌變。

然而以上說的是，侵部的矜字音可以轉入文部。出現在《詩經》韻裡，〈菀柳〉叶天、臻、矜，〈何草不黃〉叶玄、矜、民，〈桑柔〉叶甸、民、填、天、矜，所與矜字叶韻的無不屬真部，不雜一個文部字，分明矜字古韻屬真部，儘說侵部字如何轉蒸轉文，豈非了不相干！這點我所想到的是，固然由於侵真或蒸真之間沒有通轉的跡象，無法說矜字是從侵部直接轉入了真部；即使可以這樣說，也要面對矜與鰥的相通，一般並讀矜如鰥，而不得將關係倒轉，說是文部的鰥字讀同真部的矜字。致使我堅信，此必是矜字先由侵部轉入文部，更由文部又轉入了真部。於是在我接觸漢語音韻五十年之後，開始認真觀察脂微及真文兩個韻部間的關係，經過細緻的研考，終於覺察到其間開合不同幾乎等於互補的音韻結構狀態，得到的結論是：脂真原是微文的變音，最早只有微與文兩個韻腹為央元音 *ə* 的開口韻部，其後部分字 *ə* 元音前產生圓脣化變讀為合口，原先的元音未經此變化者，有的因係乙、丙、丁三類韻受介音 *r*、*j* 或 *i* 的影響，使元音 *ə* 變而為 *e*，於是脫離微或文部發展為獨立的脂與真，與已形成合口的微與文對立；其元音 *ə* 未受 *r*、*j* 或 *i* 之影響產生變化，及本屬甲類韻的字，自然留在微或文部而為開口的讀法，此所以微文二部有較多的少數開口音字。脂（？）與真後來又偶有變讀為合口音的，這便是脂（？）真與微文呈現開、合口音韻結構基本相異的原因。矜字由文入真的途徑，正是真由文變的絕好例證。













前文又曾以侵文二部作比較，提出另一觀點。兩者韻腹同為央元音 *ə*，韻尾前者為 *m*，後者為 *n*。*m* 與 *n* 同為口腔位置靠前的鼻音，*n* 前多一個韻腹為 *e* 的韻部，也許便表示這一韻部是後來的演變，其始無有。這想法可能根本荒謬。

<sup>27</sup> 去、入古同調，但韻尾相異。

但後來我又想到，侵部沒有甲類韻，文部有甲類韻，沒有介音的甲類韻容易與有介音 r、j、i 的乙、丙、丁三類韻形成洪、細音對比，影響後者產生音變，以致一個文部變作了文和真部，<sup>28</sup> 侵部則否。姑且將這意思保留於此。

此外，本文擬再列舉若干實例，用作脂真爲微文變音說的支撐。

### (一) 諧聲

據前舉〈何草不黃〉及〈桑柔〉二詩韻字，可見民字古韻屬真部。但《說文》蠱蠱爲或體，一从民聲，一从昏聲，其俗體爲蚊字，以文爲聲，文與昏古韻並在文部。《說文》說：「昏，日冥也。从日氏省。氏者，下也。一曰民聲。」段氏以後四字爲淺人所增，理由是「全書內昏聲之字皆不从民，有从民者，譌也」，並依據蠱蚊、𪔐蚊、𪔐忒同字，說「昏古音同文，與真臻韻有斂侈之別」，肯定「字从氏省爲會意，絕非从民聲爲形聲也」。但甲骨文昏字作，所从與氏字作（《後下》<sup>29</sup> 21.6）或（《前》<sup>30</sup> 2.27.1 盪字旁從）不同，本同𪔐、頃、𪔐等字从取傾仄之意，日傾仄，故其義爲昏冥。民聲一說亦不爲誤，只是別爲一字，見於陶文之；〈中山王鼎〉聞字作，〈詛楚文〉媚字作，所从亦此字，日上或便是民字。古民與氏本同一形，象植物萌芽，後以上畫「」作匡廓之形者爲民字，而有與的分別。後人不知本末，誤以昏字从民的部分爲氏字，於是有氏省的解釋。殊不知早期文字所以出現省體，主要是爲了字形的易趨方正，夜字从亦而省點，便是最好的說明。說昏爲昏省，與結構上的方正略無所關，由以知爲附會之言。段氏據真與文有斂侈之異，不信昏从民聲，似乎獨造幽微。卻不悟真本由文出，民與昏、文古韻原屬同部。蠱字或體作蠱，〈民勞〉：「以謹惛惛」，《說文》惛下云惛，而惛下引《詩》惛字作惛，是民聲昏聲同部、昏从民聲之證。今知昏民分在文與真部，是因爲昏屬甲類韻，於音爲洪，其元音 a 未有變異，故保留在文部；民則屬丁類韻，a 在介音 j 的影響下變作了 e，所以入了真部。與這情形相同的，因字天字古韻屬真，也是由於丁類韻的變讀；恩从因聲，吞从天聲，並因屬甲類韻而留在文部，可以相互發明。

<sup>28</sup> 微部情形與文同。

<sup>29</sup> 羅振玉，《殷虛書契後編·下》（1916年珂羅版自印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簡稱《後下》。

<sup>30</sup> 羅振玉，《殷虛書契》（1932年桑皮紙八卷四冊重印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簡稱《前》。

又《說文》訓殿爲擊聲，此字不僅如許君所說以从屍聲，實從屍的語言變出。屍義爲髀，或書作臀，〈急就篇〉：「盜賊繫囚榜笞臀」，臀與榜笞平列，臀即與殿同。但屍字徒渾切，古韻屬文，殿字堂練切，通常從屍聲歸部，不知其已因屬丁類韻而變入真部。澱與淀同字，淀从耕部定爲聲，是爲其證。

## （二）異文

〈雨無正〉、〈召旻〉說「旻天疾威」，毛公鼎說「𡗗天疾畏」，𡗗即《說文》𡗗字，𡗗與旻、畏與威並爲異文，𡗗从民聲，旻从文聲，其始應同部，其後𡗗字產生了音變而轉入真部。《尚書·商書·盤庚》：「不昏作勞」，《周禮·秋官·大司寇》：「以圜土聚教罷民」鄭《注》云：「民不愍作勞，有似於罷」，愍與昏同，蓋有此異文，愍原亦當與昏同在文部，今依民聲歸在真部，亦因其後產生了音變。又《詩經》言眉壽，金文則眉字作𡗗，與眉爲異文。〈碩人〉叶蕘、脂、蟻、犀、眉，〈蒹葭〉叶晞、湄、躋、坻，以見眉聲在脂部，與𡗗即沫（頤）字在微部不同，亦由於眉聲發生音變之故。

## （三）連語

《詩經》每以豈弟二字連言，如〈蓼蕭〉之「孔燕豈弟」，〈洞酌〉之「豈弟君子」，其義爲樂易，解者說以爲疊韻連語，而豈與弟有微部脂部的不同。實因弟字屬丁類韻音有變易，其始本都在微部，所以構成連語，故其義不可分別訓釋。

## 五、脂微、真文的分部原則

至此，我覺得脂微、真文的分部原則應該是：凡有叶韻、假借、異文、轉語等直接資料可證的，當然必須根據這些資料，考慮各字的韻部應該如何歸屬。不過這中間也有份量輕重的不同。以叶韻來說，從來認作分部的一項最重要依據。今觀脂微兩部的合韻之多，而且像祭部與脂部主要元音不可謂近，居然也有如〈正月〉的以結字與厲、滅、威相叶，可見古人於叶韻有時只取韻尾相同，元音同近與否可以不計。假借與異文則理論上應爲同音，即使不然，必得兩音相近。所以假借、異文的重要性，應該高出於叶韻。至於沒有任何直接資料可用，其分

韻可以在此，也可以在彼，今以爲當悉視開、合口的不同以爲依歸，開口的歸脂真，合口的歸微文。屬《廣韻》微韻的開口字，當然歸在微部。準上所述，重作四部諧聲表如後。凡因字形演變，不易見出諧聲關係者，隨錄其字於各聲符之下。

脂部（體例同前）：

|   |   |   |   |   |   |   |   |   |   |   |   |   |
|---|---|---|---|---|---|---|---|---|---|---|---|---|
| 妻 | 皆 | 厶 | 禾 | 𠂔 | 夷 | 齊 | 眉 | 尸 | 伊 | 犀 | 犀 | 自 |
| 師 | 尼 | ◎ | 几 | 𠂔 | 𠂔 | 比 | 米 | 豐 | 死 | 𠂔 | 美 | 矢 |
| 兕 | 履 | 𠂔 | 豕 | 匕 | 旨 | ◎ | 示 | 閉 | 二 | 次 | 戾 | 𠂔 |
| 利 | 帑 | 棄 | 器 | 四 | 計 | 繼 | 自 | 𠂔 | 鼻 | 匹 | 憲 | 至 |
| 姪 | 𠂔 | 弟 | 𠂔 | 細 | ◎ | 悉 | 必 | 實 | 吉 | 壹 | 戔 | 質 |
| 七 | 切 | 𠂔 | 即 | 日 | 栗 | 𠂔 | 畢 | 一 | 逸 | 疾 | 抑 | 乙 |
| 失 | 頁 | 劍 | 𠂔 | 屑 | 血 |   |   |   |   |   |   |   |

有幾處需要提出說明：

（一）犀字

《說文》說：「犀，南徼外牛。……从牛，尾聲。」尾字古韻在微部，犀與尾聲母亦全不相干；果然以尾爲聲，以尾聲的焜焜二字比較，也沒有採取上下式作犀的道理，分明許君附會爲說。先師引張苑峰說，也不能解釋何以犀字獨能从尾會意。今據《說文》尾字下云：「古人或飾系尾，西南夷皆然」，及段《注》引《後漢書·西南夷列傳》：「槃瓠之後好五色，衣服製裁皆有尾形」，甲骨文有𠂔字，正是人飾系尾之形，以爲犀上所从實爲夷字異體，義爲「徼外牛」，<sup>31</sup>故从夷牛會意。

（二）豸字

几下原有多字。古多與廌通用，《廣韻》音池爾切，當如段氏入佳部，今刪去。

<sup>31</sup> 據段《注》刪「徼」上「南」字。



### (三) 尒字

米下原有尒字，尒實爾之省體，今刪。

### (四) 旨字

先師表中無此字，當是從江表依《說文》含於匕聲之內。旨與匕聲母相遠，本从匕从甘會意，今別出。

### (五) 次字

《說文》：「次，不前不精也。从欠，二聲。」故先師表中無此字。二與次聲母不相及，甲骨、金文作或，象人張口歎噫狀，為歎噫聲狀音詞，今別出。

### (六) 医字

計下原有医字。《說文》：「医，盛弓弩矢器也。从匚矢，矢亦聲。」矢與医聲母不相及，許說不足據。医聲的毆字見於石鼓文「汧毆汧汧」，毆字無論讀同也，同兮或同猗，都不得為脂部字。又毆聲的翳字，據鄭玄《詩譜》云堯時有伯翳，伯翳即伯益，益字古韻屬佳部。《說文》嫫下云嫫嫫，嫫嫫猶言嬰兒，嫫字在耕部。然則医聲當屬佳部，今刪。

### (七) 𡩺字

原表此見於入聲ㄣ（見下一字條）字下。此字僅見於晉字及金文𡩺𡩺盤𡩺字偏旁。𡩺即室字，晉字从雙至，只是為取上豐下削之形，實是至字偏旁中的繁文，今改列於至字下。

### (八) 弟字

先師表中無此字，蓋依江表據《說文》丿聲說，含於丿字之內，原表抑下有丿字。今據金文弟字从𠂔（弋字）从ㄩ，不从丿為聲，別見於此。

## （九）卩字

此字但見於文字偏旁，爲人跪形。自許慎以來，讀此字音義同節字。<sup>32</sup> 今仍出此字，而於其下補卽字。卽字从𠂔从卩，象人即食於簋旁，取其義爲就。

## （十）冫字

表中原有一字，見於𡗗下。此但見於文字偏旁，或象冠帽形，或表覆冒義。後世音莫狄切，蓋從𡗗字爲讀。《說文》冫下云字以冫爲聲，讀若適，適與冫聲母不相及；金文冫作𠂔，亦與从冫之形不合，今刪去。朱駿聲以冫入解部，與莫狄切音相符。

## （十一）丿字

原表抑下有丿字。《說文》以丿爲五百四十部首之一，云：「丿，右戾也。象左引之形。」案：此分析八字爲說，本不爲字，今刪。

## （十二）𠂔字

《說文》：「𠂔，振肸也。从肉，八聲。」先師表中不見此字，當是蒙八聲而省，故表下流入《廣韻》字例中有屑字。𠂔音許乞切，與八聲聲母了不相涉，本从丩取香氣散布之意。今改隸八聲於微部，而出𠂔聲於此。又《說文》云：「𠂔，動作切切也。从尸，𠂔聲。」字音私列切，本與𠂔聲發音部位不同，僅同發音方式。以𠂔从四聲、識从歲聲等字例之，其說似可信。因今字形變爲屑，更別出於𠂔聲之下。

此外，《說文》說：「𠂔，膽氣滿，聲在人上。从言，自聲。讀若反目相諫。」《廣韻》音荒內切，自聲之說，聲韻皆不相合，讀若亦不能詳。疑是从𠂔爲聲，艸書自與𠂔近，後人誤以爲自聲，因書作自字。《廣韻》荒內切又收《說文》从𠂔聲的𠂔字，蓋爲其證，當入微部。

<sup>32</sup> 節以卽爲聲。



## 微部：

|   |   |   |   |   |   |   |   |   |   |   |   |   |
|---|---|---|---|---|---|---|---|---|---|---|---|---|
| 飛 | 追 | 歸 | 衣 | 裏 | 綏 | 非 | 枚 | 散 | 口 | 韋 | 幾 | 佳 |
| 累 | 希 | 雷 | 威 | 夔 | 回 | 衰 | 肥 | 開 | ◎ | 鬼 | 晶 | 尾 |
| 虫 | 罪 | 鼻 | 委 | 毀 | 火 | 卉 | 癸 | 水 | 豈 | ◎ | 與 | 貴 |
| 乞 | 无 | 既 | 愛 | 豕 | 胃 | 彙 | 未 | 位 | 退 | 隶 | 崇 | 尉 |
| 對 | 頰 | 內 | 孛 | 妃 | 配 | 冀 | 耒 | 叔 | 畏 | 惠 | 季 | 彖 |
| 眾 | ◎ | 卒 | 率 | 帥 | 朮 | 出 | 兀 | 弗 | 叟 | 尙 | 裔 | 聿 |
| 勿 | 由 | 骨 | 鬱 | 八 | 穴 |   |   |   |   |   |   |   |

這一部也有幾個必須交代的字。

## (一) 乖與危

原表有此二字，見於肥字之下。《廣韻》乖字入皆、佳二韻，危字入支韻，宜從段氏、朱氏入佳部，今刪。

## (二) 豈字

《說文》說此字「从豆散省聲」，所以先師表中不見此字。散豈聲母不相及，而散下又云豈省聲，明是牽附之辭。豈本義為還師振旅之樂，即由𣎵鼓字分化以成，與月字化作夕字相同，本同一形，後為其別，或易「ㄥ」為「ㄝ」，或即於𣎵加几聲，後者應在几聲變入脂部之前。

## (三) 由字

此字應是偏旁中鬼字的省體，今音分勿切，疑是讀同𧢲字，𧢲與狒同。沈兼士說，古人所謂鬼，原說的是狒狒一類動物。姑列之於此，但與畀聲無關。

## (四) 𠂔字

表中原有此字，見於由下。此不成字，但見於文字偏旁，因需要將子字倒置，仍是子字，漢人以突字的音義附會為說，今刪去。又原表𠂔下有乙字，已改隸脂部；乙下又有乚字，《說文》：「乚，左戾也。从反丿，讀與弗同。」與丿字同出於八字，今刪。

真部：

|   |   |   |   |   |   |   |   |   |   |   |   |   |
|---|---|---|---|---|---|---|---|---|---|---|---|---|
| 秦 | 人 | 千 | 頻 | 寅 | 鼎 | 身 | 旬 | 勻 | 辛 | 亲 | 天 | 田 |
| 年 | 令 | 因 | 真 | 臣 | 啟 | 民 | 聿 | 盡 | 津 | 申 | 陳 | 塵 |
| 桑 | 玄 | ◎ | 丐 | 賓 | 扁 | 引 | 弋 | 殳 | 殄 | 堊 | ◎ | 莽 |
| 信 | 刊 | 命 | 冏 | 閭 | 進 | 宋 | 印 | 痰 | 胤 | 薦 | 佞 | 晉 |
| 奠 | 殿 |   |   |   |   |   |   |   |   |   |   |   |

文部：

|   |   |   |   |   |   |   |   |   |   |   |   |   |
|---|---|---|---|---|---|---|---|---|---|---|---|---|
| 屍 | 昏 | 慶 | 豚 | 辰 | 先 | 困 | 屯 | 春 | 門 | 分 | 孫 | 賁 |
| 君 | 員 | 羈 | 昆 | 臺 | 敦 | 肅 | 川 | 云 | 存 | 巾 | 侖 | 董 |
| 壹 | 文 | 軍 | 斤 | 昱 | 熏 | 筋 | 飡 | 虫 | 尊 | 奔 | 殷 | ◎ |
| 盾 | 夊 | 晉 | 壺 | 本 | 允 | 爰 | 尹 | 舛 | 免 | 準 | ◎ | 艮 |
| 刀 | 寸 | 囡 | 奮 | 冀 | 睿 | 困 | 閏 |   |   |   |   |   |

(本文於民國九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通過刊登)

## 引用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王念孫，《古韻譜》，收入《音韻學叢書》，臺北：廣文書局，1966。  
江永，《古韻標準》，收入《音韻學叢書》。  
段玉裁，《六書音均表》，收入《音韻學叢書》。  
章炳麟，〈文始〉，見氏著，《國故論衡》，收入《章氏叢書》，臺北：世界書局，1982。  
顧炎武，《音學五書·古音表》，收入《音韻學叢書》。

### 二、近人論著

王力

- 1963 〈古韻脂微質物月五部的分野〉，收入北京大學中文系編，《語言學論叢·第五輯》，上海：新知識出版社。  
1980 《詩經韻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漢語音韻》，香港：中華書局。

董同龢

- 1944 《上古音韻表稿》，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44初版，1967。簡稱《表稿》。  
1968 《漢語音韻學》，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龍宇純

- 1998 〈上古音芻議〉，原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9.2(1998)：331-397，後收入氏著，《中上古漢語音韻論文集》，臺北：五四書店，2002。  
2003 〈古文字與古經傳認知之管見〉，收入張光裕等編輯，《第四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又收入《世新中文研究集刊》2(2006)。

羅振玉

- 1916 《殷虛書契後編·下》，1916年珂羅版自印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簡稱《後下》。  
1932 《殷虛書契》，1932年桑皮紙八卷四冊重印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簡稱《前》。

## On the Split of *Chi-Chen* 脂真 from *Wei-Wen* 微文 in the Old Chinese Riming Categories

Yu-chun Lung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The contrasts of *chi* 脂 vs. *wei* 微 and *chen* 真 vs. *wen* 文 respectively in the Old Chinese riming categories have long been acknowledged, yet the boundaries between each pair still remain uncertain.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the crucial feature that characterizes the contrast is [±round], a structural feature that eventually caused the split of *chi-chen* 脂真 from *wei-wen* 微文. Arguments, as well as the recognition of the sound symbols of the riming categories involved, are presented.

**Keywords:** Old Chinese riming categories, round, *chi* 脂 vs. *wei* 微, *chen* 真 vs. *wen* 文, split